

種在走廊上的 蘋果樹

殘 雪著



□□施叔青主編
□殘雪著

種在走廊上的蘋果樹

• 遠景文學叢書之76 •

種在走廊上的蘋果樹

遠景文學叢書 A ⑦⑥

著者	殘	雪
主編	施	青
發行人	沈	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郵局 26-1451 號信箱	
	郵撥：0765255-8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市敦化南路 505 號 5 樓之 1	
	電話：705-3156 傳真：706-9880	
總經銷	嘉興書局有限公司	
	台北市樂業街 152 號	
香港	田園書屋	
總代理	九龍西洋菜街 56 號二樓	
印刷所	松明印刷事業有限公司	
	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 84 號	
定價	新台幣 120 元	港幣 40 元
初版	中華民國 79 年 2 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012-2

「湖南作家輯」總序

施叔青

一、

文革浩劫後，傷痕文學的控訴聲稍歇，復出的右派作家，自知追不回被耽誤二十年的歲月，只好在創作題材上另闢途徑，而剛剛出道的年輕作家，好不容易擺脫了文學必須服從政治的桎梏，急於別樹一格，表現具有特殊風味的文學，以便在文壇上嶄露頭角。

舉目四望，在近代作家中，有別於魯迅超越地域性，而文學成就並不懸殊，似乎就是老舍以北京方言、口語寫成的京味小說了。

另一位備受國外文學理論家推崇，認為其文學藝術的成就絕對不遜於魯迅的沈從文，由於對中共政權的冷淡不參予，被冷落埋沒長達半個世紀之久。

直至他西南聯大的學生汪曾祺，停筆多年後，八〇年獲獎的小說「受戒」，以散文詩的筆觸，行雲流水道出了小和尚與英子無邪的情懷，追溯他這類散文化小說的師承，沈從文像出土人物一樣重見天日。

這位三〇年代就著作等身的作家，因要求作品的質素不應因抗日宣傳而降低，當時被冠以「

反對抗戰」的罪名，四九年以後，又在政治立場上堅持獨立，不願趨附中共政權，因此備受孤立壓制，轉入文物研究，終至在文壇上消聲匿跡。

五三年開明書店通知他「各書已過時，凡是已印、未印各書稿紙型，全部均代為焚毀」，隔三十年之後，「沈從文全集」重版問世，震撼了整個文藝界，特別是在鄉土地域觀念淡薄中長大的這一代湖南文學子弟，玩味認同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風土特色之餘，吃驚地發現這位文壇前輩是以浪漫溫馨的情懷，不帶任何批判地呈現他家鄉的水手、妓女、土匪、士兵。長時期以來，魯迅的理性文學觀統領了整個的創作思維方式，沈從文在三〇年代聲言要「用一支筆來好好保留最後一個浪漫派在二十世紀生命取予形式」，使得身上同樣流著楚人血液的後輩，陷入嚴肅的沉思。

隨著考古的新發現，黃河流域不再是中華文化唯一的搖籃，出土文物改寫了歷史，證明長江流域同是民族的發祥地，遺憾的是北方的孔孟理性思想，伴隨歷代王朝武力的征服，強制同化融合了玄想絢麗的南方巫楚文化，「楚辭」、「山海經」的浪漫熾烈激情、神話想像的傳統，被迫在儒家所強調的倫理人間秩序下噤聲了。

若以丹納的「地理環境決定論」，主張民族文化遺傳根深蒂固不易改變、榮格的「集體無意識」來看人神合一、時空交錯、半原始更接近於詩的思維的楚文化，則應是沉澱於每一個楚人的無意識深處，長時處於冬眠狀態，但不致全然消亡。

八二、八三年，西方文學思潮隨著政策開放，大量湧入，經過短時期對現代派、意識流的模仿，作家們很快意識到至今仍處於封建官僚社會的中國大陸，物質條件的匱乏與意識型態的落後

，實在缺乏孕育現代主義的土壤，反而是拉丁美洲的極權體制、半開發國家的鄉土野氣，所產生的問題境遇與中國更為接近，馬奎斯的「百年的孤寂」一經翻譯，風行了知識文學界，那種植根於鄉土、天馬行空想像無限的魔幻現實主義，無疑為年輕一代作家打開另一個窗口，提醒他們回過頭來，重新審視自己周圍腳下，對受限於體制而斷層的文化傳統，首次起了深情的關注，產生了新的文學上的覺悟。

二、

湖南作家也一如散居各省的文學工作者，一反三〇年代以來超越地域、南北大一統的創作主張，他們顧守生息熟悉的那一塊土地，相信只要把文學的根往下挖得愈深入，作品便更能反映出湘楚獨一無二的地方特殊性，到最後將具有最大的普遍性。

這種認識，除了受福克納終其一生，孜孜不倦地寫著他郵票一樣大小的故鄉、眷戀香蕉園附近那一片鄉土的馬奎斯的啓發，更重要而直接的，是受了沈從文作品的撞擊，情緒上很自然地認同他的浪漫抒情文學觀，畢竟魯迅沒能以文學來療救中國民性，文革浩劫留下的滿目瘡痍，反而沈從文的散文化小說，更能滋潤、安慰人心。

沈從文的復出，激勵了湖南文學子弟追尋湘楚文化的根源，韓少功的「文學的『根』」便是尋思曾經燦爛一時的楚文化源流的去向。這位生長於革命城長沙的楚人，文革時，曾在屈原自盡的汨羅江邊揀隊落戶，屈子祠就在近處；他觀察當地民情風俗，發現有些方言，還能與「楚辭」

掛鉤，如當地人把「站立」或「棲立」說為「集」，這與「離騷」中「欲遠集而無所止」吻合。再往湘西找尋楚文化的遺跡，禮失求諸野，蟄居深山的苗、侗、瑤、土家族，至今仍保留「制芰荷以為衣兮，集芙蓉以為裳」，披蘭戴芷、佩飾紛繁，索茅以占，結菰以信，能歌善舞，喚鬼呼神，儼然楚辭中神秘、孤放、綺麗的境界。

這些古代「荆蠻」被漢人所逼，從雲夢洞庭湖澤地帶，沿五溪而上，向西南遷移，楚文化因此流入湘西，從苗族遷徙的史歌「爬山涉水」、土家族幾天幾夜的舞蹈，重現大遷徙的整個歷史的記憶，可證明楚文化的流向，有苗人血液的沈從文，描述家鄉鳳凰縣「楚辭的酬神宗教儀式，鳳凰縣苗巫主持的大酬神儀式作根據，可由今會古。」

於是，廿世紀的八〇年代，大陸各地一片尋根聲中，身為楚人後代的湖南學子急欲找回蒼老的遺傳，重振楚文學的風流餘韻，發出當代的「天問」，更有努方從血清血型的差異，證實南方人的精神氣質與北方人有別。

鄉土回歸、民俗色彩的渲染，湖南年輕作家中，以葉之蓁始作俑者，「我們建國巷」系列小說，將筆觸深入小巷，著力描繪異於他處的特殊味道，其中「接龍」對湘人過年的風情習俗有極準確的描繪，其他作家，如古華、葉蔚林等，發揮了楚人與生俱來的浪漫情懷，接續沈從文「最後一個浪漫派」的薪火，在反映巖峻的現實主題下，湧動對鄉土的愛戀，古華的「芙蓉鎮」繪錄了一幅湘西山鎮民俗圖，葉蔚林的「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」，木排在水清得出奇的瀟水上緩緩漂流。

三、

然而，湖南作家抒情寫景之餘，不以描寫楚人情態、渲染地域色彩、風土人情為滿足，越過外在的描繪、材料的蒐集，作家們更進一步找尋楚文學的精神，找出它的藝術方法做為主觀的精神，不是只當成寫作對象，而希望找到寫作的主題。

從老莊禪學、屈原「楚辭」流落民間未經典籍化、學者化的野史、神話傳說、民俗祭典記載，結論出被孔孟文化所吸收、又受排斥的巫楚文化，其實是一種非正統、非規範的文化，是一種半原始文化，宗教、哲學、科學、文藝還沒有充分化，理性與非理性基本上總為一體，韓少功等湖南作家，認為楚文化的特徵，除了人神相通、神秘詭麗、時空交錯，最重要的是它的直覺思維，不同於孔孟的理性、記錄式的邏輯推理，是屬於文學的思維，如莊禪理論，皆以藝術形式來表達，是寓言式的。另一特點是它的相對的觀念，其實是很現代的，在八〇年代的今天重新闡關，自有它的意義。

湖南年輕一代作家，體會認識了楚文化的特質，作家本身的思維、感受方式跟著改變，實踐到作品裏的佳例不勝枚舉。一邊參照馬奎斯吸取民間神話傳說，融入文學創作所產生的新意，又回顧屈原根據上古楚人民間祭歌而寫的「九歌」，這一代的湘楚子弟亦取材於遠古的神話傳說，賦予新的意義，所謂舊事新編，甚或是編造現代神話，延續巫楚神話的傳統，像孫健忠的「舍巴日」，天降的原始部落女兒、蔡測海的「母船」，神秘的「韶薩果」古歌，只能唱卻不能記下的

，卻能與亘古的蠻荒時代交通、莫應豐「死河的奇迹」，廢棄多年的死河，瞬間復活、時間在古里鎮突然停止的「古里——鼓里」……這些作品顯示了神話的復甦，被喻為現代神話的濫觴。

韓少功的「歸去來」，神秘氛圍籠罩下，表現了人的相對性，到底黃治先是我、還是別人，一如莊周夢蝶，感到自我的游離、喪失，對自我的懷疑，這篇像霧一樣迷濛的小說，今古交會、時空交錯的感覺表現無遺。

徐曉鶴的「野豬和人」，同樣散發著未知的神秘力量。

處身中共極端壓抑的社會，作家們以神經失控的精神病患者為題材的，少之又少，唯一例外的是湖南作家們。古華的「芙蓉鎮」結尾，王秋赦的政治夢破碎，終至神經崩潰，韓少功的「老夢」、「藍蓋子」兩篇作品，更能觸到讀者神經末梢。韓少功認為精神病「是個很好的窗口，可透視人的內心深處」。

徐曉鶴的「院長和他的瘋子們」、「瘋子和他們的院長」，更直接以瘋人院為題材。女作家殘雪，作品呈現的世界更是錯亂的、分裂的、對被迫害的臆想，那種焦慮、驚恐使人想起挪威畫家孟克的「哭泣」等作品，同是屬於瀕臨崩潰的心理狀態，殘雪的小說世界絕不屬於正常人的思維與秩序。

湖南作家們深耕狠挖人類異常的心理狀態，使人懷疑是楚文化非理性的因子在作祟。

四、

湖南作家的尋根，不希望只限於楚地風土民情、地方色彩的外在渲染，而想更深一層，重新找尋挖掘楚文學的精神，企圖達到不管寫什麼題材，都能掌握表現這種精神。

實踐過程中，顯然困難重重，首先兩千多年前，孔孟儒家文化強行同化征服楚地的文化，兩者相互混合，儒家理性思維早已滲透浪漫、玄想的楚人血液，「五四」以來，更以魯迅的理性文學觀為主，長時期統領文壇，中共的文藝政策又承襲蘇聯，強調「主題先行」的現實，寫實主義為唯一的創作方式，文革之後的傷痕、反思、甚至改革文學，基本上脫離不了理性的範疇，仍屬揭露傷痕、撻伐官僚特權的政治問題小說。

何立偉是湖南作家羣中最為感性的作家，像韓少功的作品，便為過多的理性干預所苦，他原是寫問題小說出身，無法排斥理性，上海評論家吳亮認為他的理性範疇是深刻而紊亂的，往往被逼到兩難的地步，「既然理性存在，只好把自己推到理性不能解決的，迫使理性停止功能，然後發現我的思路，被某種氣氛所淹沒、被某種意象所擺脫，被某種突如其來的情緒所背叛。」

韓少功以此法對付創作中理性的干預，殘雪對理性更是深惡痛絕，她在作品裏要求達到絕對的非理性，更是反邏輯、反理性的極端例子。

自序

殘雪

不久前，我新結識的朋友施叔青女士要我為臺灣讀者寫幾句話，作為這本在臺灣出版的小說集的序。我思來想去，只能就我是怎樣會搞起創作來和如何創作講出一點不可靠的想法，而對於自己的作品，我很少能講出什麼。

一個人，生性懦弱乖張，不討人喜歡，時時處在被他人侵犯的恐懼中，而偏偏又一貫用着一種別人看來是奇詭的刻薄的眼光看這世界，暗藏着比一般人遠為囂張的要顯示自身的野心。年復一年，壓抑得久了，他忽然覺得周圍的張三李四，也包括自己，那所做所為，竟全都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、神秘的性質，他從來搞不清這一切。於是就有了一種「搞清」的欲望，這欲望導致創作的開端。創作了一段時間之後，他發現自己仍沒搞清，而只是置身於一個漫長而黑暗的「搞清」的過程中，一種既茫然又清醒的自發的運動中。他身不由己地迷上了這種運動，反復操練，如

醉如狂，慢慢地他終於造出了一個僅屬於他自己的世界，這個世界是與外界那個銅牆鐵壁的世界相對抗的。他興致勃勃，辛辛苦苦，在這個世界裏摹擬與現實較量的遊戲，搞出層出不窮的花招、陰謀，有時赤身裸體，表演起瘋人的舞蹈，有時又如幽靈般遊蕩於他塑造的那衆多的小兒之間，他在這個世界裏是一個孤獨的領主，又是一個被遺棄的遠古孩童。僅僅在這裏，他通體痛快，爲所欲爲。他越是迷醉於這個地方，越是費盡心機搞營造，他的世界越是像層層設防的，又處在迷霧中的幽谷，沒有人能够完全進到裏面，這是他的喜悅，也是他漸漸淡然的悲哀。一切全是命中注定。我怎麼會搞起創作來的大致過程就是如此。

講到我的創作方式，這簡單極了，它就是我的生活方式。我從小體質孱弱，神經又過於容易達到興奮的極致，這些都是我耍過一種特殊的，目前對我來說是唯一合適的生活的大敵。因爲我並不想在幾年內完蛋，總想自己活得久一點，將這種生活方式維持一個較長的時期，充分「過癮」，於是有一天，我靈機一動，想出了一個高招：勞其筋骨。我開始每天早上長跑，並不厭其煩花許多時間在家做室內活動（包括買菜做飯），僅僅只在每天上午，精神狀況最佳，最有力量的時候，寫作一、兩個小時，我對自己的這種生活方式很滿意，可能最近幾年也不可能有的方式了。我在創作時情緒是高度集中的，我不怕外部的騷擾，全沒有事先理性的構思，單憑一股蠻勁奮力奔突，所以我的作品也許是非理性的。但我的氣質中又有極強的理智的成份，我正是用這

• 序 自 •

個理智將自身控制在那種非理性的狀況中，自由馳騁，才達到那種高度抽象的意境的，這就是一切。

寫於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
「種在走廊上的蘋果樹」目次

總序	(施叔青)	一
自序		一九
一、美麗南方之夏日		一
二、污水上的肥皂泡		二一
三、阿梅在一個太陽天裏的愁思		二七
四、天堂裏的對話(一)		三三
五、天堂裏的對話(二)		三九
六、霧		三五
七、約會		四一

八、蒼老的浮雲.....	四七
九、繡花鞋及袁四老娘的煩惱.....	一四九
十、布穀鳥叫的一瞬間.....	一五五
十一、我在那個世界裏的事情.....	一六一
十二、關於黃菊花的遐想.....	一六七
十三、種在走廊上的蘋菓樹.....	一七九
爲了報仇寫小說（施叔青）.....	二六二

美麗南方之夏日

一九五七年，父親作爲「新湖南報」反黨集團頭目被劃「極右」，下放湖南師院勞動教養，母親被遣送至衡山勞改。五九年，全家九口人從報社遷至岳麓山下兩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，每人平均生活費不到十元，又遇上自然災害，父親既無儲蓄又無絲毫外援，全家老小掙扎在死亡線上……

南方的夏夜，神秘無比。當紡織娘和天牛之類的小蟲在外面的樹叢裏叫起來的時候，六歲的我又開始夢遊了。廚房隔着天井，裏面黑糊糊的，推開門，就聽見一些可疑的響聲，是一個人在那裏走來走去。我蹲下，將手伸進煤槽，一下子就做起煤球來。天井裏傳來「呼呼」的悶響，是外婆手持木棒在那裏趕鬼，月光照出她那蒼老而剛毅的臉部，很迷人。她弓着駝背，作出奇怪的手勢，叫我跟隨她。我摸黑走下廚房的台階，外婆冰涼的手一把捉住我。我隨着她在我們新墾的

菜地邊蹲下，我記得當時我醒了。月光下，她的全身毛茸茸的，有細細的幾縷白烟從她頭髮裏飄出，我認定這烟是從她肚子裏鑽出來的。「泥土很清涼。」她嗡嗡地出聲。我摸了摸，的確很清涼。「只要屏住氣細細地聽，就有一種聲音。」她又說。我抬起朦朧的眼睛，看見清朗的夜空裏滿是亮晶晶、藍汪汪的大水滴，一種模糊而清晰的響聲無所不在；「踏、踏、踏……」我記起在白天，我朝山澗的溪水裏扔了一個布娃娃。

「茅廁裏盤着一條蛇。」我扯了扯外婆的黑袍子。她一動也不動，沉思地支着下頷，渾身散發出乾柴草的氣味。

「如果蟒蛇追你，你就要繞到它的後面去，你只要繞到它後面，它就轉不過彎來。我有一個表伯，被一條蟒蛇纏住下半身，他用手心按住傷口流出的血，將衣袋裏的一包雄黃倒進去，蟒蛇舔吃之後，立刻就死了。你要是餓了，我這裏埋着一個飯碗。」她從泥土裏掘出一個植物的塊根，抖了抖泥沙遞給我。我們一直坐到下露。後來我睡着了，看見天上掛着的那些水珠發了瘋地往下掉，整個夜空亮成奪目的一片。早上醒來，發現自己已在鋪上。或許根本就不曾有過什麼夢遊？這事永遠是一個謎。

廁所是山坡上的一個茅棚，離我們的住房有五十米遠，那裏面常年埋伏着一隻蜥蜴。時常，我在夜間硬着頭皮去解手，但總在中途嚇得大哭起來。「崽崽呵，崽崽！」外婆喊着我的小名，「